



托爾斯泰論教育

魏克山著

陸 庾譯

正風出版社

托爾斯泰論教育

魏克山著 陸 庚譯

正風出版社

В. А. Вейкман
Л. Н. Толстой О Воспитании
И Обучении
Изд. А. П. Н. РСФСР 1953

托爾斯泰論教育

正風出版社出版
上海濱池路100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八號】

文明書局印刷廠承印
上海西康路337弄90號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書號：247 開本：1/26 字數：117,000

印張：6 $\frac{6}{13}$ 定價：0.72元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4000.

73000

內 容 提 要

列夫·托爾斯泰不但是一個偉大的作家，而且是一個傑出的教育活動家。本書分析了托爾斯泰的複雜的、充滿矛盾的世界觀，分析了托爾斯泰的教育觀點和教學法觀點，指出了其中對各國進步教育學發生很大影響的進步方面和應該加以批判的反動方面。本書闡述了托爾斯泰對歐洲各國資產階級學校的辛辣批判，這種批判有助於認清資產階級教育學的反動本質。本書介紹了托爾斯泰創辦學校和編寫課本的實際教育活動，指出了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和缺點。

這本書是研究托爾斯泰的思想和十九世紀教育學的參考材料。

目 錄

△ 列夫·托爾斯泰的世界觀.....	1
托爾斯泰論資產階級教育.....	19
△ 托爾斯泰論教育學這一門科學的任務.....	42
△ 托爾斯泰的教育觀.....	60
△ 托爾斯泰論教學的本質.....	81
托爾斯泰的亞斯那亞·波良那學校.....	100
“識字課本”和“新識字課本”.....	136

△ 列夫·托爾斯泰的世界觀

全世界都知道列·托爾斯泰不僅是一個天才的作家，列寧也曾說過，他的著作在整個人類的藝術發展中已經跨進了一步，而且他還是一個世界聞名的獨創教育觀點體系的創造者，是一個國民教育領域中傑出的活動家。

托爾斯泰的教育觀，在本身上帶有一種很顯著的他的那種世界觀的痕跡，也就是列寧劃分的“……1861年——1905年”這段時期所形成的那種世界觀。這個時期是俄羅斯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上一個重要的階段，同時也是它從封建君主制度過渡到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時期。

大家知道，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我國同歐洲許多國家比較起來，工業發展的水平相當落後。農奴制度阻礙了工業的發展，同時也妨礙了生產力和新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懾於農民暴動的沙皇政府，不得不在1861年實施了改革政策。

“哪一種力量才迫使他們（地主們——著者註）採取了改革政策呢？是一種把俄羅斯拖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經濟發展的力量。地主農奴主既不能妨礙俄羅斯與歐洲商品交易的增加，又不能保持舊的、已經崩潰的經濟形式。克里米亞戰爭表現了農奴制度的俄羅斯的腐敗和無能。在農奴解放前數十年中，農民的‘騷動’一年一年地加強，迫使唯

一的地主亞力山大第二承認，從上面來解放，比等到從下面來推翻要好些”[⊖]。

列寧在說明俄羅斯廢除農奴制度以後所形成的情況的特徵時，寫道：

“……古老的家長制的俄羅斯在 1861 年以後就開始在世界資本主義影響之下迅速地崩潰了。農民飢餓、死亡、空前未有地破產，而且拋棄土地跑到城市去。由於破產農民的‘廉價勞動’，鐵路和工廠加緊地修建起來了。巨大的財政資本、大規模的工商業在俄國發展起來了。

於是舊俄羅斯的一切舊‘基礎’之這樣迅速、嚴重和猛烈地破裂，就反映在藝術家托爾斯泰的作品中，而且也反映在思想家托爾斯泰的觀點中”[⊖]。

在這些情況下所形成的托爾斯泰的世界觀是什麼呢？

關於托爾斯泰的世界觀和他的藝術作品，當時也寫過很多論文和書籍。但是對托爾斯泰的學說和他的文學創作思想內容，也是列寧第一個在他那些關於托爾斯泰的論文裏作過真正科學的和全面的分析。

在列寧論托爾斯泰的文章裏，充滿了對天才的俄羅斯作家十分愛慕的情感，這位作家在他的著作裏反映出人民對壓迫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反映出人民渴望自由的意向。列寧的這些文章極其鮮明地、嚴厲無情地揭穿了托爾斯泰觀點中空想的和反動的思想，這些思想具有原始的農民民主的那種局限性的痕跡，而這種民主却不知道如何正確地去行動，如何去跟舊制度作鬥爭來實現它的新世界的理想。

⊖ “列寧全集”，第 17 卷，第 95 頁。

⊖ “列寧全集”，第 16 卷，第 301 頁。

在托爾斯泰的作品裏，反映了1905年革命時期以前千百萬俄羅斯農民所形成的思想和情緒，列寧在這一點上看到了這位卓越的語言藝術家托爾斯泰的偉大，因為托爾斯泰“……不僅創作了俄國生活的無比的圖畫，而且創作了世界文學的第一流作品”^⑤。托爾斯泰的功績就在於他“……以巨大的力量、確信和真誠提出了許多關於現代政治社會機構的基本特點的問題”^⑥。托爾斯泰要求廢除土地私有制，他指出沙皇專制制度和資本主義的反人民的本質，他主張社會生活民主化。

列寧在分析托爾斯泰的世界觀時，指出這種世界觀滲透了顯明的矛盾，還在研究托爾斯泰的學說時，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矛盾就是：這位尖銳地批評資產階級制度的天才作家，原來無力理解如何正確地來改變建立在人剝削人的基礎上的生活。托爾斯泰的世界觀，是把熱烈反抗社會的虛偽和欺騙去跟鼓吹自我完成和不用暴力去抵抗惡相結合起來；是把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撕毀貴族資產階級社會和正教的種種假面具，去跟拒絕積極參加政治鬥爭、鼓吹“……世界上最討厭的一種東西，即宗教……”和培養“……一種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別惡劣的神父主義”^⑦相和陸共處起來。

正因為托爾斯泰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所以他在他的著作裏不能不反映着革命的重要的一面，列寧一面稱他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一面着重指出：“……托爾斯泰的觀點和學說中的矛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中俄國生活所處的各種矛盾狀況的表

⑤ “列寧全集”，第15卷，第180頁。

⑥ “列寧全集”，第16卷，第300頁。

⑦ “列寧全集”，第15卷，第180頁。

現”^⑤。列寧論托爾斯泰的一些文章，可以使我們正確地了解托爾斯泰那樣的藝術家、思想家和說教者的整個觀點的總和，他在政治、哲學、道德等方面的觀點的本質。

托爾斯泰的社會政治觀點，早在廢除農奴制度以前就樹立起來，那時他是受到一種貴族對社會生活的見解的支配，這種見解，在像托爾斯泰那種環境的青年看來，是典型的。

在五十年代，托爾斯泰還不是一個完全擁護廢除農奴制度的人，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地主們可以充分地減輕農奴的生活負擔。托爾斯泰既然反映貴族的階級利益，所以他這時認為，地主的土地只能轉讓給農民一部分，而且農民應當付出土地的贖款。在六十年代，托爾斯泰不贊成車爾尼雪夫斯基號召農民跟舊制度進行革命鬥爭的要求。在這幾年中，托爾斯泰所重視的並不是政治鬥爭，而是藝術和道德的問題。

在七十年代，托爾斯泰看到了地主農業經濟的衰落和瓦解，所以關於貴族地主和農民的命運，他想得很多。他認為在國家改革了的發展的情形下，地主們應當積極地去靠攏農民，甚至還應該吸引農民來共同管理經濟。

“整個的農業制度，尤其是全體人民的情況，必須完全改變。代替貧窮的是一般的富裕和滿足；代替敵意的是利益的調和與一致。總而言之，是不流血的革命，然而是最偉大的革命，從我們這一縣的小範圍來開始，然後是一省、俄國、全世界”^⑥。

“安娜·卡列尼娜”小說的主人公之一康斯坦丁·列文是這樣地來

^⑤ “列寧全集”，第15卷，第183頁。

^⑥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國家文學出版社，1947年版，第231頁。

發議論，他就是多方面反映托爾斯泰本人的思想和情感的一個人物。但是，托爾斯泰因為是一個現實主義藝術家，所以不得不承認農民所不願意支持的這種政治經濟的空想完全破產。托爾斯泰在思想上的這種熱烈的緊張的探求越來越使他深刻地相信，如果要解決那些使他苦惱的問題，就得更加深刻地去分析那已經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因為這種制度已經創造出使托爾斯泰和貴族決裂的條件。

列寧指出：

“農村俄國的一切‘舊基礎’之猛烈地破裂，加強了他的注意力，加深了他對於四周所發生的事情的興趣，使他的整個世界觀發生了一個轉變”①。

托爾斯泰同那一切已成習慣的貴族的觀點斷絕了關係，在一系列的藝術和政論的著作裏，尤其是在“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我們怎麼辦？”這些著作裏，指出了貴族的瓦解，並以猛烈的批評來攻擊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制度，攻擊建立在奴役廣大人民和使他們遭受貧困的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托爾斯泰曾猛烈地反對資本主義，它破壞了農村生活的基礎，並且帶來“……空前未有的破產、貧困、餓死、野蠻、賣淫和梅毒——由於‘股票先生’*所創造的最新的劫掠方法被移植到俄國土地上的結果，‘原始積蓄時代’的這一切災難更加百倍地尖銳化了”②。

① “列寧全集”，第16卷，第301頁。

② 全上，第295頁。

* “股票先生”——是一種象徵資本及資本家的形象，在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中曾被廣泛採用——譯者。

托爾斯泰說，已經到了根據排除國家政權必要性的原則來創造新形式的社會生活的時候了。“這些形式，就是在世界一切成員平等的原則下的一種村團管理，工業企業的勞動互助組織和村社土地所有制”^①。人民應當主要地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爲了這種目的，就得要聯合成爲小農公社。

托爾斯泰像民粹派一樣，把村社土地所有制理想化起來，但是他不了解，富農剝削中農和貧農的農民公社是不會成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基礎的。

列寧在論托爾斯泰的文章裏，對於托爾斯泰把俄羅斯社會建設成自治的小農公社，曾經指出他的這種無政府民粹主義觀點的反動性，在1911年1月3日列寧在寫給高爾基的信裏特別指出，對於托爾斯泰“……無論是‘不抵抗主義’、無論是無政府主義、無論是民粹主義、無論是宗教，都不能予以饒恕”^②。

如果沒有認清托爾斯泰對於1905年——1907年革命的態度的話，那就不可能對托爾斯泰社會政治觀點的本質有充分的了解。

根據列寧的話來講，托爾斯泰在他的著作裏非常特出地體現出“……整個第一次俄國革命的歷史的特點、它的力量和它的弱點”^③。

托爾斯泰特別注意國內所發生的鬥爭，他對於渴望着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農民很表同情。然而他却明顯地指責了勞動羣衆跟剝削者進行革命鬥爭的方法，他認爲用暴力行動的方法不可能樹立新的社會

^① 托爾斯泰：“世紀的末期”，莫斯科“中間人”出版社，1917年版，第41頁。

^② “列寧全集”，第34卷，第384頁。

^③ “列寧全集”，第16卷，294頁。

制度。

托爾斯泰寫信給B·B·斯太索夫說：“在這一次整個的革命中，我的職務是自願担任而且極其樂意担任一億農民的辯護人。我對於促進或者能够促進農民的幸福的一切，都感覺得很高興，我對於那些沒有這種主要目的和脫離這種目的的一切，都不表示同情。我厭惡任何一種暴力和殺害行爲（無論哪一方面都不要發生）。直到現在，我的悲痛比高興還要多”^⑤。

托爾斯泰頑強地維護着不用暴力去抵抗惡的理論，他寫道：“改進社會這一項工作是不能通過革命來完成的”^⑥。

他堅持了這樣的觀點，認為只有用培養青年以“新”的精神方法，用成年人在道德上自我完成的方法，才能改變社會的制度，建立合理的生活。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托爾斯泰十分關心教育這個問題，他認為改建社會生活，不應當用暴力的方法從改變社會經濟條件來開始，而是應當從改造人的意識來開始。

托爾斯泰反對勞動羣衆革命鬥爭的態度，是人所共知的。應該說托爾斯泰曾以他在報章上發表的那些宣傳博愛與調和階級矛盾思想的言論，使革命運動遭受到很大的損失。

列寧曾經指出：“……托爾斯泰式的避開政治，托爾斯泰式的拒絕政治、對政治的缺乏興趣和了解，就使得只有少數農民跟着覺悟的革命的無產階級走，大多數則變成一些無原則的、卑鄙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戰利品，而這些名爲立憲民主黨的知識分子，從勞動派的會

^⑤ 托爾斯泰與B·B·斯太索夫“通信集”（1878—1906年），“激浪”出版社，1929年版，第378頁。

^⑥ “托爾斯泰全集”，第55卷（指紀念版，下同），第242頁。

議上跑到斯托雷平的門房裏，懇求，討價，和解，答應可以和解——直到他們被衛兵的鞭子踢了出來。托爾斯泰的思想正是我們的農民起義的弱點和缺點的一面鏡子，是家長制農村的軟弱和‘勤儉莊稼漢’的落後的懦怯的反映”^③。

列寧在總結托爾斯泰的社會政治觀點時，指出這種觀點跟俄羅斯無產階級的生活、工作和鬥爭完全牴觸。這就說明托爾斯泰“……這位熱烈的抗議者、憤激的揭發者和偉大的批評家，同時在自己的作品裏却暴露了他不理解那向俄國逼來的危機的原因和避免這個危機的方法，這種不理解只對於家長制的天真的農民才是自然的，而對於受過歐洲教育的作家就不適合了”^④。

在這時候，列寧認為俄羅斯天才作家的多方面創作，是與1905年俄羅斯革命的準備時期有密切關係的。“偉大的人民的海洋，動盪到了最深的底層，帶着自己的一切弱點和自己的一切優點反映在托爾斯泰的學說中”^⑤。

托爾斯泰對於哲學問題的解決，永遠是感覺興趣的。但是，由於他站在哲學唯心主義的立場上，所以他不了解社會生活的法則，不承認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改變是產生新的社會形態的主要原因。托爾斯泰在1857年寫的“琉森”短篇小說裏，批評資產階級社會的生活方式時，寫道：“……我們有一個，只有一個毫無罪過的指導者，這就是滲透着我們大家，滲透着整體中每一個人的世界精神，他可以把每人應有的企圖灌注到每一個人身上去……”^⑥。

③ “列寧全集”，第15卷，第184頁。

④ “列寧全集”，第16卷，第295頁。

⑤ 同上，第323頁。

⑥ “托爾斯泰選集”，第1卷，第319頁，國家文學出版社，1946年，莫斯科版。

描寫俄羅斯人民生活的偉大的長篇敘事詩——“戰爭與和平”是在六十年代寫成的，它的內容有很多是哲學上的議論和結論，它們反映了托爾斯泰對歷史過程的唯心論和宿命論的觀點。

他否定了偉大的人們在歷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認為他們的一舉一動並不是任意作出來的，而是先天決定了的。托爾斯泰認為要確定社會事件的原因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要發生戰爭和革命呢？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人們爲了完成某種行動而形成一定的團結，並且全體都參加，所以我們說人們的本性就是這樣，這也是規律”^③。

托爾斯泰承認廣大人民羣衆在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他的最大功績，他在“戰爭與和平”一書裏很熟練地用深刻的愛國主義精神指出俄羅斯人民在同拿破崙大軍鬥爭中的作用。但是托爾斯泰無論在六十年代，無論在後來，對歷史過程都是堅持着唯心的觀點，並且肯定地說，人民處境窮困的原因，是由於全體人民對於生活意義沒有共同的理解。

像列寧所說的那樣，托爾斯泰既然向“精神”呼籲，並且硬說“一切物質的東西都是無”，所以他寫道：“……對生活的唯物主義的解釋，就是心智上糊塗的結果”^④。

托爾斯泰在他那些文藝的和政論的作品裏，非常鮮明地、肯定地指出生活條件對人類心理的影響，而在解決複雜的哲學問題時，常常論到人類的意識並不是由他們的周圍環境來決定的，人們爲了改變環境而進行的鬥爭，並沒有什麼意義。

^③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第3,4卷，第636—637頁，1946年版。

^④ “托爾斯泰全集”，第58卷，第3頁。

托爾斯泰力圖從哲學上論證一個十分不正確的論題：說人民的幸福並不取決於外部的原因，用暴力的方法來改變剝削制度並無此必要。

“人們之所以有時候不好，只是因為他們自己生活得惡劣。對於人們沒有再比那種思想有害的了，認為人們處境貧困的原因，並不是在他們本身上，而是在外來的條件上”^②。

應當指出，在托爾斯泰的那種充滿着極其矛盾的世界觀裏，唯心論是和最冷靜的現實主義、對剝削者的嚴酷批評相結合的，托爾斯泰揭下了剝削者的各種各色的假面具，同時盡量地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害處和它的矛盾。

托爾斯泰有時也了解到唯心主義哲學的無力，也反駁過那些否認外界現實的人們。1885年12月，托爾斯泰在他致H·H·斯特拉霍夫的信裏寫道：“我以爲印度人、叔本華、神祕主義者們和您都犯了那種無可寬恕的錯誤，就是您認為外界、自然界是一種捉摸不定的幻影。物質世界，既不是幻影，也不是微末的小事，更不是惡，而這就是那一種材料和那一些工具，我們要用來工作的材料和工具”^③。

托爾斯泰雖然對哲學唯心主義的見解作過批判的嘗試，但是從他的一些信札、日記和論文裏，仍舊可以看到他還是表露唯心主義的觀點，並且激烈地反對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托爾斯泰不止一次地發表關於意志自由問題的文章。他那對於解決意志自由問題的見解，顯然地反映在兒童教育的一些教育論述裏。托爾斯泰指出，人類的意志是以各種不同的原因爲先決條件的，在這

^② 托爾斯泰：“告勞動人民書”，莫斯科“中間人”出版社，1909年版，第38頁。

^③ “托爾斯泰全集”，第63卷，第313—314頁。

一方面，它是不自由的。但是人走上了道德上的自我完成的道路，無須乎依靠着生存的條件，就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精神生活的道路。

托爾斯泰的意志自由這種學說，充滿了很深刻的個人主義。如果一個人想成為精神上自由的人，那末他就不必去關心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積極改變。

“自由不能由人來賦予人。每一個人只能自己使自己自由”^②。

又說：“如果你覺得不自由，那末你就在自己身上去找原因”^③。

由此可見，在托爾斯泰的學說中這樣來解決意志自由這一問題，完全是因為他在哲學和倫理學領域中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上。

托爾斯泰的哲學唯心主義是與他的摒棄政治、宗教觀點、宣傳個人自我完成和不用暴力抵抗惡有密切關係的。因此，無怪乎列寧在指出托爾斯泰這種觀點的綜合的時候寫道：“托爾斯泰的學說無疑地是空想的，就其內容來講是反動的，而且是在反動這兩個字的最準確和最深刻的意義上”^④。

托爾斯泰的哲學觀點，在他的教育理論中也很顯明地反映出來。托爾斯泰因為是一個哲學唯心主義者，所以不能發現國民教育發展中的客觀規律，他錯誤地認為藉助於教育就可以把所有的人民，不問其社會地位如何，團結在一起，他認為兒童生來就具有高度的道德品質，所以就把他們的道德面貌理想化起來，他維護着自由教育的唯心主義的理論。

托爾斯泰從來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在少年時代和以後一些年頭，

^② 托爾斯泰：“自由”，“中間人”出版社，1909年版，第20頁。

^③ 托爾斯泰：“關於意志自由的問題”，“中間人”出版社，1911年，莫斯科版，第23頁。

^④ “列寧全集”，第17卷，第32頁。

尤其在七十年代的末期，所體驗到的那種對宗教的懷疑和猶豫，並沒有把他導引到否認宗教的道路上去。托爾斯泰早先並沒有徹底弄清自己對宗教學說的態度，所以時常避免對它批評，可是在八十年代，托爾斯泰才尖銳地指責了獨斷主義的正教和教堂，說它們是專制制度的支柱之一。

列夫·托爾斯泰無情地揭發了僧侶對剝削制度的庇護，揭發了宗教對警察制度國家以及資本家和地主佔有工廠和土地的私有制的尊崇。但是托爾斯泰的那些充滿正義忿怒的反對教會的言論是與“……鼓吹純淨的新宗教，即鼓吹麻醉被壓迫羣衆的純淨的精製的新毒藥同時並行的”^⑧。

托爾斯泰認為，沒有宗教人類就不能生活，它應當成為世界觀的基礎。

在托爾斯泰看起來，宗教是什麼呢？“宗教是確定人對宇宙起源的態度和由這個立場而產生的人類使命，以及由這種使命而產生的人的行為規則”^⑨。

關於托爾斯泰對宗教所下的定義，普列漢諾夫曾經肯定地指出，托爾斯泰的宗教並沒有擺脫了超自然的因素和唯活論的觀念。普列漢諾夫說，托爾斯泰信仰上帝，這個上帝就是“精神”，並且確定人的使命。

列寧詳盡地說明了托爾斯泰的宗教說教的實質上的全面特徵，他寫道，托爾斯泰企圖“……用信奉道德的神父來代替官方的神父”^⑩。

⑧ “列寧全集”，第16卷，第295頁。

⑨ 托爾斯泰：“宗教是什麼，它的本質是什麼”，“中間人”出版社，1911年莫斯科版，第39頁。

⑩ “列寧全集”，第15卷，第180頁。